



DIE BRÜDER
HIMMLER

讲述自己家族的纳粹往事

希姆莱兄弟

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德] 卡特琳·希姆莱 (Katrin Himmler)◎著

吴林昊 裴婷◎译

希姆莱兄弟

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德] 卡特琳·希姆莱 (Katrín Himmler)◎著

吴林昊 裴婷◎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希姆莱兄弟：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 (德) 卡特琳·希姆莱 (Katrin Himmler) 著；
吴林昊，裴婷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5
书名原文：DIE BRÜDER HIMMLER
ISBN 978-7-5192-1429-6

I . ①希… II . ①卡… ②吴… ③裴… III . ①纪实文学—德国—现代 IV . ①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8500 号

“Die Brüder Himmler”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6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by arrangement with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pei.

ALL RIGHTS RESERVED

著 者：[德] 卡特琳·希姆莱

译 者：吴林昊 裴 婷

责任编辑：赵鹏丽 杨林蔚

排版设计：刘敬利

封面设计： 尚書堂·印刷
BOOK DESIGN
13141206458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wpcbjst@vip.163.com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20 千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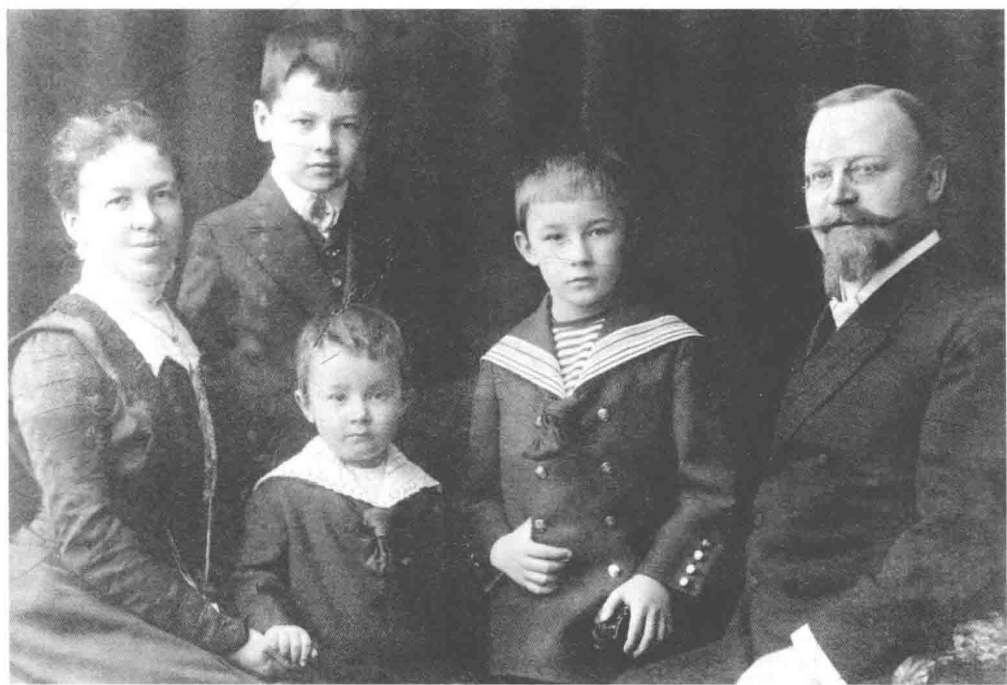
版权登记：01-2014-4658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儿子



就在老希姆莱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们拍摄了这张照片后不久，老希姆莱这位中学教授就开始了长途旅行。他在离别信里安排了如果自己离世，这个家该怎么办：缩减开支、提高佣人工资等，信里还谈到了儿子们未来的职业选择。他提醒妻子“最好不要让他们成为语言学家或者军官”，“我求你，要阻止他们修习神学专业”。大概和当时的很多家庭一样，老希姆莱在家中扮演着严父的角色，一切按照纪律行事，他在教育中注重“勤奋、守义务、懂礼和听话”，而母亲安娜则是他们情感的依托，直到后来儿子们纷纷走出家门，她还是通过带有抚慰的书信以及装满“好东西”的邮包呵护他们，海因里希尤其对那些邮包念念不忘。



当老希姆莱曾任海关官员的父亲去世时，他才8岁。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让他终生难以忘怀。但他是一个有禀赋、有志气的学生，并得到了多个奖学金的资助。

1888年他来到了圣彼得堡，有幸给拉梅灿男爵的儿子当老师——这个职位很可能为他带来社会地位的提
升。三年后，他成了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王子的老师。与巴伐利亚王室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王朝的垮台让希姆莱一家经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1897年7月22日，老希姆莱和安娜·海德尔成婚。婚礼是在慕尼黑一处高档咖啡厅的银色大厅里举行的，这个咖啡厅就位于布雷纳街。同样是这条街上，海因里希多年以后成为慕尼黑警察总长时，在这里设立了关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

结婚时安娜带来了30万金马克作为嫁妆。这些钱使一家人过上了上层社会的生活，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战争借款随着“一战”的结束而血本无归。





格布哈特是三兄弟里的老大，样样都做得好。这是他5岁时候的照片。小时候的他就对蒸汽机和机械构造感兴趣，会弹钢琴和管风琴，在画画方面也很有天赋。礼拜天的下午，他常常会和弟弟海因里希一起用铅制的小士兵大战一场。这两个兄弟很玩得来，而备受母亲宠爱的小弟弟恩斯特有时并不招他喜欢。

格布哈特和他的弟弟们都知道要认真读书，特别是在爸爸教的几门课，比如希腊语、拉丁语、德语以及历史上更是下功夫。即使如此，长大后格布哈特还是记得童年充满了乐趣——夏季里骑着车出去玩，冬季里穿上冰刀在被河水淹过结了冰的大草坪上溜冰。



海因里希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这是他和父亲的照片。小时候他就体弱多病，有一年还患上了致命的肺病，这些都造成了他终生孱弱的体质。

海因里希小时候还总是伤感、多疑，并且在恪守道德约束和面对自我苛刻的要求中饱受煎熬。后来成为他好朋友查乐妻子的凯塔在他18岁时寄给他的信里写道：“如果你屈服于你的多愁善感，那么你就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那是软弱的表现。好朋友，你不要再对什么事都那么苛刻，这样你才不会错过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家里排行最小的“小恩恩”，有时家人还叫他“小家伙”或“小喵喵”，从小就是一个快乐而又自觉的孩子，是父母的一缕“阳光”，也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他和格布哈特一样对技术感兴趣，也和海因里希一样不太擅长体育和音乐。他喜欢扮小丑，海因里希和他在一起时特别开心，说他“就这样挺好”。但作为哥哥，海因里希还是禁不住时时敦促教育他：“看到你取得的好成绩我也很高兴，但别被这小小的成绩冲昏了头！”那几年他总是在恩斯特面前显出一份优越感，但恩斯特挺高兴，比起格布哈特的不闻不问，海因里希对自己还是很感兴趣的。



海因里希(第二排,右起第二个)在维尔海姆中学读二年级时的全班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个)坐着他最好的,也是一生的挚友——法尔克·茨普勒,他也加入了党卫队。在其左边坐的是哈尔格腾,他后来跟随家人流亡到了国外。成为历史学家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海因里希“那在运动中为取得好成绩所展现出的坚毅令人同情”。老希姆莱此时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的孩子们由他的同事胡德茨维克教导,他的事业在海因里希成为国家领袖后受到关照。胡德茨维克也在1945年后为格布哈特开具了免罪证明。

最左边坐的是恩斯特,中间的是路德维希·查乐。查乐家是希姆莱家的远房亲戚,两家关系很好。路德维希和照片上的两个妹妹——玛丽勒和佩佩艾尔,经常和希姆莱三兄弟玩在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学期间,海因里希、路德维希还有格布哈特几乎天天见面,不是在罗利茨家的聚会上,就是在21步兵连队的军事训练中。21步兵连队是继埃普自由军团之后的一个组织,他们三人都是其中的成员。



每年夏天，希姆莱一家都会到山间去度假。泡温泉、远足、参观，都是度假期间必不可少的内容。作为父亲，老希姆莱还会督促儿子们在假期里温习功课和写日记——这些是他每天都要检查的内容。这张照片是三兄弟 1914 年夏天在蒂特莫宁格照的，另外两个姑娘是老希姆莱朋友的女儿。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年全家人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假期。



老希姆莱对父亲曾经的军旅生涯感到非常骄傲。他自己年轻时因为深度近视被定为“始终不适于”入伍。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也就是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他还是和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德国民众一样梦想着德国的“民族大业”。1915年8月德国占领华沙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放烟花庆祝。他如此坚信德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以至于把很大一笔钱都投到了战争贷款里。





“一战”爆发后，格布哈特和海因里希在自愿参加的“青年防卫军”那里进行了武装和搏斗培训，这对他们来说太有意思了。两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去战斗中考验自己”。后来格布哈特加入了“战时后备军”，14岁的海因里希一边嫉妒一边唉声叹气：“要是我也够年龄就好了，我等的时间也够长了。”1918年1月1日他终于充满自豪地去参加了军官培训，在从雷根斯堡写的信里他还署名为“迈尔斯·海因里希”。但他也经历了艰苦的训练，还常常想家。母亲会通过给他寄装满苹果馅饼的包裹让他的军旅生活好过一点。海因里希最终没能上前线，这让他非常失望，并且抱憾终生。



1918年4月，格布哈特所在的部队接受调遣，在最前线（“只有65公里就到巴黎了！”）战斗后撤回比利时城市伊珀尔附近。经过数月的阵地战，那里已是一片狼藉。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里的风景“非常有佛兰德特色，一个弹坑挨着一个弹坑”——在他的手绘本里，那些教堂和村庄都被他描绘成了充满田园风光的装饰画。

在后方军营里无所事事的海因里希隔三差五地会给在前线的哥哥寄一些装有水果和零食的包裹。连父母的一些日常用品也是他弄来的，这些东西在战争时期基本买不到，这也体现了海因里希出色的组织能力。



正当格布哈特经历了战争洗礼，戴着铁十字勋章从战场上一回来就走进大学校园时，海因里希（前排，左二）还是不得不愤愤地回到中学课堂。好在这个“从战争中回来的特别班”由他父亲（坐在右边那位老师）执教。在短短7个月的速成式学习之后，海因里希于1919年夏完成了高中学业。除了学生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战士。作为兰茨胡特自由军团的成员，他于当年5月初参加了血腥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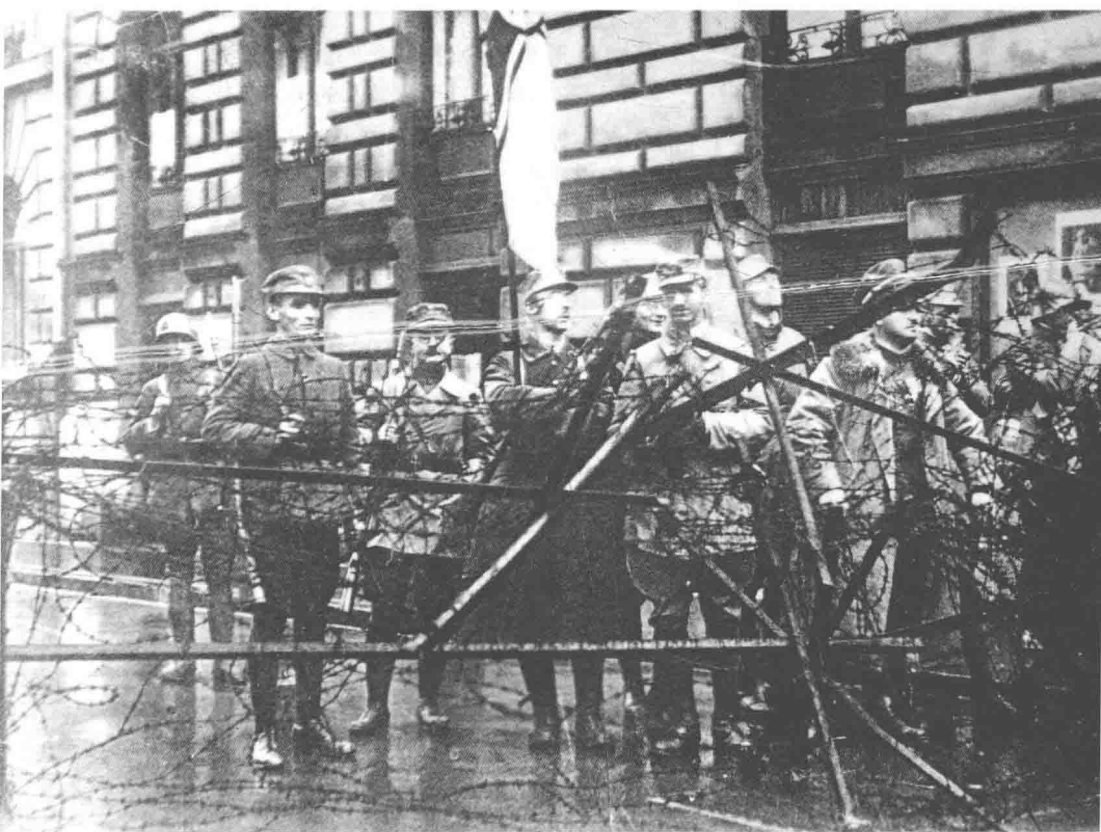


这是慕尼黑的维特尔斯巴赫中学，1922至1930年期间老希姆莱在这里担任校长——这也是他努力了一辈子后在事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在其自传小说《杀人凶手的父亲》中描写了老希姆莱在希腊语课上的情景，认为他是一个自恃有古文修养的独裁者，自以为是、专横独断，并带有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风，是一个险恶的“野心家”，一个“卑鄙入骨”的人。

安德施的这本书在1980年出版时不仅受到我家人的抗议，也遭到当年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同学的反对。他们在《南德意志报》上竞相发文，争论当年的校长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海因里希从9岁起就受父亲的教导开始记日记。后来他还要记录自己和全家人的所有大小事务——从天气、一日三餐、郊游、钢琴课一直到泡温泉等。对这些记录，父亲会进行审阅、修正和补充。

后来在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中没有了情绪上的宣泄。但有一样东西还是会让他激动——那就是跟军人有关的东西：“我的天啊！——军队开过去了！”



1923年11月9日一大早，在被占领的巴伐利亚军区司令部前，海因里希·希姆莱站在罗姆上尉所领导的“帝国军旗”士兵中间。后来海因里希的朋友玛丽勒·罗斯迈尔女士在描写这一幕时写道：“那旗帜被抱在怀中，一副很有安全感的样子，而且海因里希也很为此而自豪。”

阿道夫·希特勒于11月8日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宣布发动全国革命，罗姆奉命占领当时的军事部。而第二天，政变即宣告失败。

照片上左起第三个，即站在海因里希右边的那个人应该是格布哈特·希姆莱，直到多年以后格布哈特还在强调，当时他们并不是特别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而行动，而更多地“是以民族战士、大学生和劳动者的身份”来参与，而且“关键是，总算有所改变了”。